

<<女水手日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女水手日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731765

10位ISBN编号：7530731769

出版时间：2007-4

出版时间：新蕾出版社

作者：(美)艾非

页数：238

字数：140000

译者：徐诗思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女水手日记>>

内容概要

1832年夏，当来自上层社会的十三岁少女陶雪洛独自登上驶往美国的海鹰号时，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那惊心动魄的横跨大西洋之旅。

航行途中，水手们一直在暗中谋划叛变。

起初，陶雪洛站在尊贵优雅的谢克利船长一边，但渐渐地，在她了解到他残忍的本性后，便毅然加入到水手们的行列。

很快，她被卷入了一场离奇的谋杀案，受到审判，并且被宣判死刑，但她凭着自己的勇敢与睿智，逃过劫难。

最后，当海鹰号抵达目的地时，她已成为统率全体船员的一船之长。

然而，当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父母身边时，却发现自己已与原来熟悉的世界格格不入了。

她将何去何从？

本书荣获1991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。

<<女水手日记>>

作者简介

艾非·沃提斯，193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。

一岁时，他的双胞胎姐姐替他取了“艾非”这个名字。

后来，他便一直用这个名字发表作品。

艾非的创作生涯从剧作开始，直到自己的孩子降生，他才动笔为孩子们写故事。

迄今为止，艾非为孩子们创作的作品已经超过二十本了，其中有冒险故

<<女水手日记>>

书籍目录

一则重要的警告第一章 “可怕”的海鹰号第二章 登船第三章 绅士谢克利第四章 老查的试探第五章 成为船长的朋友第六章 货舱魅影第七章 海上生活第八章 惊现圆形陈情书第九章 平叛第十章 船长的真面目第十一章 老查的葬礼第十二章 我要当水手第十三章 考验第十四章 遭遇飓风第十五章 我成了杀人犯第十六章 禁闭室 第十七章 审判第十八章 谁是凶手第十九章 另一场革命第二十章 由淑女到船长第二十一章 普洛维顿斯第二十二章 重返大海

<<女水手日记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“可怕”的海鹰号 1832年6月16日下午，将近黄昏时分，我走在英格兰利物浦人潮汹涌的码头上，紧随在一个叫葛拉米的男人身后。

虽然葛先生只是父亲的生意伙伴，但他跟父亲一样都是绅士。

父亲委托他来安排前往美国的最后事宜。

我搭马车离开学校之后，他会来接我，并负责让我平平安安地坐上父亲指定的大船。

葛拉米先生身着长至膝盖的大礼服，头上的大礼帽使他原本就高挑的身材显得更高了。

他阴郁、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双眼就像死鱼的眼睛似的。

“陶小姐吗？”

“我从直达利物浦的马车上下来时，他问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您是葛拉米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很高兴见到您。”

“我行了个屈膝礼说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他回答，‘那么，陶小姐，能告诉我你的行李箱在哪儿吗？’

我带了人来搬。

然后，麻烦你跟我走，每件事都会安排得妥妥帖帖的。”

“我想跟我的监护人说再见，可以吗？”

“有必要吗？”

“她对我非常亲切。”

“快一点。”

“我紧张地指出自己的行李箱，双臂挽住艾默森小姐（这一路上我亲密的旅伴），泪眼蒙蒙地向她道别。”

接着，我连忙奔向已经转身走开的葛拉米先生。

一名长相粗野的挑夫背起了我的箱子，费力地跟在后面。

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整齐一致地抵达码头边。

我立刻兴奋地注视着面前众多的船只，桅杆密得好似刷子上的毛。

再向四周望去，只见到处都堆满了珍材奇货。

大捆的丝绸与烟草！

成箱的茶！

鹦鹉！

猴子！

噢，我闻到了，海的味道是多么醉人啊，毕竟我只闻过整齐的草坪与柏利顿学院的气味！

工人、水手、商人组成了汹涌的人潮，他们全是肌肉结实的粗人，喧哗吵嚷，营造出一种黄昏的异国风情。

大体来说，这是一片有趣的混乱，虽然隐约带着威胁，却非常令人兴奋。

真的，我模糊感觉到，这一切都是为我天造地设的。

“葛先生，请问，我隔着吵闹声呼叫，我要搭的那艘船叫什么名字？”

葛拉米先生稍停了一下，回头看我，好像很惊讶我在这儿，更别说发问了。

然后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纸，眯着眼念出声：“海鹰号。”

“英国的船还是美国的船？”

“美国。”

“是商船吗？”

“当然是。”

<<女水手日记>>

” “有几支桅杆呢？

” “我不知道。

” “另外两家人已经上船了吗？

” “我想是的，”他答道，声音里夹杂着愤怒，“陶小姐，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的话，请容我告诉你，我接到通知说出发时间要延后，可是当我亲自向船长求证时，他却说可能是误会。

明天一早，船会顺着第一道早潮启程，所以绝对不能再耽搁了。

” 为了证实这点，他回头就走。

但我实在无法压制住强烈的好奇心，决定再提出一个问题： “葛先生，请问，船长叫什么名字呢？

” 葛拉米先生再次停了下来，生气地皱着眉头，但还是摸索出那张纸。

“谢克利船长。

”他念完后回头就走。

“有没有搞错啊！

”挑夫突然大叫一声。

他刚赶上我们，无意中听到刚才的对话。

我和葛拉米先生面面相觑。

“你刚才说谢克利船长吗？

”挑夫说。

“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

”葛拉米先生问道。

他的口气清楚地表明：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就真是严重失礼了。

“没错。

”那个挑夫说，“我在问你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，你们要搭的是谢克利船长的船吗？

”他吐出“谢克利”这三个字的方式，好似那是非常惹人厌恶的东西。

“我可没请你听。

”葛拉米先生对他说。

“可是我已经听到了。

”挑夫一边向前走一边说着。

他还把我的行李箱狠狠甩在码头上，用力之大使我不禁担心箱子是否会裂成两半。

“我不打算再多走一步路，去跟那个谢克利先生打交道，给我双倍的金子我都不干，多半步也不行。

” “等等！

”葛拉米先生愤怒地喊着，“你答应……” “别管我答应了什么。

”他反驳道，“与其拿你的铜板，还不如躲开那个男人，这才叫作赚钱生意。

”他不再多言，昂然离去。

“停下！

我叫你停下！

”葛拉米先生喊道。

没有用，挑夫走了，走得还非常快。

葛拉米先生和我互视对方，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显然也是。

但他还是得尽他应尽的义务：他开始四下搜寻替代的人选。

“喂，就是你！

”他叫住第一个经过的人，一个身穿工作服的高家伙。

“这里有一先令，假如你肯搬小姐的行李，它就是你的了。

” 那个人停住，看看葛拉米先生，看看我，看看行李箱。

“那个吗？

<<女水手日记>>

”他一脸轻蔑地问。

我心想可能是工钱太少的问题，于是急忙说：“我很乐意再多付一先令。

”陶小姐，”葛拉米先生厉声道，“让我来处理。

”两先令。

”那人迅速地说。

”一个。

”葛拉米先生反驳。

”两个。

”他又重复一遍，把手伸向葛拉米先生。

葛拉米先生只给了他一枚铜板。

接着，他把手又伸向我。

我迅速从手提袋里掏出一枚铜板。

”陶小姐！”

”葛拉米先生反对。

”我答应过了。

”我喃喃说着，把铜板放入他朝上的手心。

”你是对的，小姐。

”那高个儿按了一下他的帽子说，“希望全世界都有你的美德。

”他对我道德原则的赞赏，使我的脸上飞过一抹愉快的红晕，我几乎无法掩饰。

至于葛拉米先生呢，他清了清喉咙，表达了自己的不赞同。

”好了，接下来，”挑夫问，“小姐想把箱子搬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”别管去哪里！”

”葛拉米先生厉声道，“沿着码头走就是。

到了我会告诉你。

”那个男人把钱放进口袋，笨重地走向行李箱，呼的一声把行李扛到肩膀上，轻松得惊人（请想想箱子的重量与尺寸）。

他说：“带路吧！”

”葛拉米先生没有浪费时间，也许是害怕多说话的后果，立刻重新上路了。

他带领我们穿梭在迷宫一样的码头上，最后停了下来。

他半转过身宣布：“就是这艘船。

”然后向停泊在前面的船招手。

我还没来得及朝他指的方向看，就听到后面传来砰的一声。

我吓了一跳，转过身，却发现我们刚雇用的那个人向海鹰号望了一眼，立刻扔下我的行李箱，跟第一个人一样，连解释也不给一句就跑了。

葛拉米先生几乎连看也不看那位撒腿就跑的工人。

他气冲冲地说：“陶小姐，请留在这儿等我。

”他急急走开，踏上跳板，登上海鹰号，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我原地不动，此刻我最盼望的，莫过于上船去见那些可爱的朋友，我这趟旅行的友伴。

可是，我在码头上等了大约半小时，只见黄昏的余晖映着一动也不动的景物，我仍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那艘船。

如果说第一次见到海鹰号使我极度惊慌，那就是胡说八道了。

我一点儿也没察觉到任何的不对劲，一点儿也没有。

海鹰号看起来跟从前见过的无数船只相差无几，与今天看到的其他大船小船也没什么两样。

噢，也许它比我想象中要小了些，也旧了点儿，其他就没别的了。

它停泊在码头边，稳稳立于波浪之上。

标准索具矗立在我面前，上面涂了一层焦油，以防海盐的侵袭。

黑色绳梯向渐黑的天空伸展，最上桅帆桁（注）被昏暗的夜色包围，几乎是隐形的。

<<女水手日记>>

帆被绑住了，也就是收帆，看起来好似树上新降的雪花。

简单来说，海鹰号是一艘双桅帆船（主桅后方还有一根雪桅），重量大约七百吨，船尾到船头有一百零七英尺长，甲板到主桅顶端有一百三十英尺高。

建造的年代也许是18世纪末期或19世纪初期。

船身漆成黑色，桅杆涂成白色，都是非常普通的色彩。

两根桅杆向后稍微倾斜，上面装有横帆。

还有一根斜桅自船首伸出，好似独角兽的角一样。

说真的，这艘船最独特的就是船身斜桅下方的船首雕像——一只苍灰色的海鹰。

它的双翼紧靠着船头，头往前伸展，鸟喙张得大开，突出的红色舌头好似在高鸣。

昏暗的光线扭曲了它的形影，望着它，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它的模样看上去更像是愤怒的复仇天使，而非温驯的鸟儿。

码头上已渺无人烟，越来越暗。

我很想登上跳板去找葛拉米先生。

可是，唉，我良好的教养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我保持不动，好像做梦似的站在原地，胡思乱想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事。

不过，好似望远镜的聚焦过程，我逐渐发现自己在盯着连接船尾与码头的绳索，那上面挂着一个东西。

这让我想起一张三趾树懒的图片，那是一种头脚悬吊于丛林藤蔓间的动物……我逐渐发觉那是一个人。

他摇摇晃晃攀着绳索，从码头爬向海鹰号。

当我知道自己在看什么的时候，他已经爬上船，不见踪影了。

我没空多想这幅景象，因为一声愤怒的叫喊传进我耳朵里。

我回头看到葛拉米先生的身影出现在上方的栏杆边，正和某个我看不见的人争论着。

我的绅士一再低头看着我，我想他还不停地指着我在所在的方位，好似我是这场白热化争论的主题。

最后，葛拉米先生走到码头上。

随着他走近，我看到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双眼燃着怒火，我不禁担忧起来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我低语。”

“一点儿也没有。”

“他怒气冲冲地顶了一句，‘一切都按照计划，他们知道你会来。’”

“船上的货都已经装好，船长要准备出航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他的声音变小，回头看了船一眼，再转身望着我，“只是……”

“嗯，是这样子的，原本要与你同行的两个家庭，你的旅伴……他们还没有抵达。”

“但他们会来的。”

“我这样说着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”

“这可不太一定。”

“葛拉米先生承认，‘我听二副说，其中一家捎信表示无法准时抵达利物浦。’”

“另一家有个小孩病得很重，想必他们觉得不该移动她。”

“葛拉米先生又望了海鹰号一眼，从他的表情来看，似乎所有的灾难都是那艘船造成的。”

他转向我，继续说：“情形是这样子的，谢克利船长不肯延后出发时间。”

“这是合理的决定，他有他的责任。”

“可是，葛先生，请问，‘我该怎么办呢？’”

“怎么办？”

陶小姐，你的父亲指示你要在这个时间上这艘船。

他给了我十分明确的手写命令，也没有留下多余的钱以备万一。

至于我嘛，他说，“今晚要去苏格兰，紧急公事，不容耽搁。”

<<女水手日记>>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葛拉米先生的说话方式与新消息都让我感到委屈万分，我叫出声，“我绝对不能单独旅行！”

“陶小姐，”他反驳，“船上还有船长和水手，我不认为这算是单独旅行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船上都是男人，葛先生！我……我是个女孩。”

这是不对的！

“我大叫起来。”

百分之百确定我敬爱的双亲也会这么想。

葛拉米先生站直了身子。

“陶小姐，”他傲慢地说，“在我的世界里，判断对错是上帝的事，小孩最好少管。现在，请做个好孩子，上海鹰号去吧，马上去！”

注：在我的叙述中，我必须使用某些不常听到的字眼，像是索具、最上桅帆桁、收帆等等。

这些术语，我初次上船时也不知道，我是在航行中慢慢学会的。

由于许多现代人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，我在书的最末附上了海鹰号的图表。

你可以随时查阅它，以充分了解我提到的部位。

这些图表也使我无须多做不必要的解释，并可加快叙述的速度，至于船上的值班时间，附录中亦有详尽的解释。

第二章 登船 葛拉米先生在前带路，我终于迟疑地踏上海鹰号的甲板。

有个人在等着我们。

他是个矮小的男人（大多数的水手都是矮小的），只比我高一点，身着一件白衬衫，外罩一件磨损严重的绿色外衣，两件都不怎么干净。

脸孔被海风侵蚀得黝黑，下巴刮得一塌糊涂，嘴上没有任何笑意。

他不安地搓弄着手指头，脚不停地动来动去，眼珠子快速地转动着，深镶在一张狭小的鼯鼠脸上，好似随时随地警戒着突然的威胁。

“陶雪洛小姐，”葛拉米先生严肃地报出我的名字，“谢克利船长与大副都上岸去了。”

请允许我介绍二副基奇先生。

“陶小姐，”那位基奇先生转向我，扯着嗓子说，“谢船长不在船上，所以我只好代替他发言。”

但是，小姐，我强烈建议你搭另一艘船去美国。

“等等，”在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之前，葛拉米先生插嘴说道，“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！”

“这可不是我原先期待的欢迎词。”

“可是，葛先生，”我说，“我确信家父不希望我单独……”葛拉米先生抬起一只手，我只好把反对吞下肚去。

“陶小姐，”他说，“我接到的指示非常明确，绝对没有旁生枝节的余地。”

我接了你，带你到这儿来，把你托付给这个男人。

由于谢船长和大副暂时不在，他负起了他们的责任，为你签下上船证明。

“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虛，葛拉米先生拿出一张纸，向我挥了挥。”

我的脑袋轻飘飘的，有如一袋棉花。

“所以说，陶小姐，”他迅速地说，“我唯一剩下的职责，就是祝福你的美国之旅快乐无比。”

“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他按了按帽子，在我还没能吐出半个字之前，就大步踏上跳板，朝岸边走去。”

“但是，葛先生！”

<<女水手日记>>

”我绝望地喊着。

不知葛拉米先生听到了没有，反正他沿着码头继续走下去了，连头也不回。

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他。

一阵急促的声响促使我回头看去。

就着船首甲板的灯光，我看到几名脏兮兮的水手缩得跟猴子一样，正用旧绳索的麻絮填塞甲板间的缝隙。

刚才的对话，他们毫无疑问听得一字不漏。

现在，他们正用充满敌意的眼光，警戒地打量着我。

我感觉手肘被碰了一下，吓了一跳，不禁再次转身去看，见是基奇先生。

他似乎比刚才更紧张了。

”不好意思，陶小姐。

”他笨拙地说，”现在一切都成定局了，不是吗？

我想我最好带你到你的舱房去。

”此时，我想起我的那一箱衣物，那些仍放在岸上的服装，对我来说可比这艘船要亲切多了。

。

既然它们还在那儿，我自然该在那儿。

”我的箱子……”我喃喃说着，半转向码头。

”别担心，小姐。

我们会帮你搬。

”基奇先生说。

他拿出一盏提灯，带着我走向船尾舱房墙上一扇通往下方的门。

我能怎么做？

从出生到现在，我受的训练都要求我要绝对服从，我受的教育都告诉我要逆来顺受，我不可能在一瞬间改变这一切。

”请带路。

”我嗫嚅着。

我像是几乎要昏厥过去的人，除了没有真的倒地以外。

”好极了，小姐。

”他说着带领我穿过甲板，走下一小段楼梯。

……

<<女水手日记>>

编辑推荐

其它版本请见：《国际大奖小说（升级版）：女水手日记》

<<女水手日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